

仆固部与唐朝关系考*

赵靖¹, 杨富学²

(1. 西北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2. 敦煌研究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 仆固部作为隋唐时期活动于漠北地区的九姓铁勒强部之一, 主要活动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部一带, 其活动中心位处土拉河由南向东转弯地, 即土拉河以东和以北的河套地带。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的仆固部, 与唐关系错综复杂, 时归时叛。仆固部的向背, 直接关系到唐朝势力在漠北的消长。认真梳理仆固部与唐朝的关系, 对于全面认识仆固部之兴衰、唐代漠北之局势、唐代羁縻政策之成败得失等都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 仆固部; 回纥; 唐朝; 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20(2011)06-0059-06

仆固是隋唐时期活跃于漠北地区的铁勒强部之一, 后融入回纥/回鹘, 成为九姓回纥之一部, 在隋唐五代时代活动频繁而且影响较大。由于文献记载稀少且支离破碎, 学界对该部之兴衰及其与唐朝的关系问题一直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有关文献的裒辑、整理, 结合蒙古高原考古新发现, 对仆固部与唐朝的关系问题略作考述。

一、仆固部之原居地及其发展壮大

仆固又作“仆骨”, 为Bugu或Bargut之音译(复数形式为Bugut)^[1]。其名最早见于《北史》卷99《铁勒传》:

铁勒之先, 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 自西海之东, 依山据谷, 往往不绝。独洛河北, 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 并号俟斤……^{[2]3303}

另外, 在同一文献中又有“薄孤”之载: “沙钵略近趣周槃, 其部内薄孤、东纥罗寻亦翻动。”^{[2]3292}薛宗正言其中的“薄孤”即“仆固”之音译^{[3]150}, 可以信从。至于仆固部的原居地, 史书记载较为模糊, 《北史》言其在“独洛河北”, 《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所言更是宽泛: “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 凡十有五种, 皆散处碛北。”^{[4]卷217, 6111}碛北即蒙古高原。独洛河即土拉河, 位于现在的蒙古国中北部地区, 发源于肯特山脉。

史书记载的不明确, 致使学术界对其具体居地

形成多种推测。清人何秋涛云: “当在今肯特山北、楚库河附近, 仆固即楚库之音转也。”^[5]段连勤接受此说^[6]。丁谦则谓其应在“今土拉河北库伦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一带”^[7]。岑仲勉疑在“贝加尔湖东巴儿忽真(Bargucin)河畔”^[8]。刘美崧则认为其地应在鄂嫩河上游^[9]。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之“突厥”与“回鹘”二图中, 也将仆固部置于肯特山东鄂嫩河上游^[10]。近期, 包文胜指出, “仆固部居地大概在肯特山以北、鄂嫩河上游一带。”^[11]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但均在乌兰巴托及以东的肯特山及鄂嫩河上游地区求之。2009年7月, 在蒙古国中央省扎穆日苏木一处墓葬中掘获《仆固氏墓志铭》一方, 地点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处。这一发现否定了以前的诸多推论, 证明仆固部原居地不在乌兰巴托以东, 而在乌兰巴托西北, 其活动中心位处土拉河由南向东转弯地, 即土拉河以东和以北的河套地带。

关于仆固部的具体情况, 《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有如下记载:

仆骨亦曰仆固, 在多滥葛之东, 帐户三万, 兵万人。地最北, 俗梗犷, 难召率。始臣突厥, 后附薛延陀^{[4]卷217, 6140}。

与之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通典》:

仆骨, 铁勒之别部, 习俗与突厥略同。在多滥葛东境, 胜兵万余, 与同罗宿敦邻好, 最居北偏。先臣于颉利。苦颉利乱政, 后附薛延陀^[12]。

上述资料表明, 仆固部的人口和兵力与漠北其

* 收稿日期: 2011-07-25

作者简介: 赵靖(1984-), 女, 甘肃天水人, 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

他部落相比,尚称强盛。《新唐书》言其“俗梗骜,难召率”,即是对仆固部桀骜不驯、难以驾驭之民族性格的真实记录。隋唐时代仆固部始终在各大势力间摇摆不定,叛服无常,究其原因,应与其势力的强大和性格的桀骜不驯有关。

开皇二年(582年),突厥可汗沙钵略侵袭隋朝,属部仆固、同罗等铁勒九姓趁机叛乱。沙钵略不得不中道返回进行镇压。大业年间(605—617年),突厥“处罗可汗攻胁铁勒部,哀责其财,既又恐其怨,则集渠豪数百悉坑之,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自为俟斤,称回纥。”^{[4]卷217,6111}。因突厥处罗可汗残暴地对待铁勒诸部,引起多部反叛。随着回纥部的诸部强大,离突厥而去的仆骨、同罗和拔野古皆归于回纥,后来逐步演变为回纥/回鹘部落之一。《唐会要》载回纥由九姓部落构成,“其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以上七姓部,自国初以来,著在史传。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思。此二姓天宝后始与七姓齐列。”^{[13]卷94,2068}旧有的铁勒部落联盟在与突厥的斗争中逐渐瓦解,而其中的回纥一部强大起来,当这几个部落叛逃出去之后,形成了新的以回纥为首的部落联盟,同时产生了新联盟的首领,名时健,自号俟斤。至此,这个新的部落联盟始自称为回纥。

二、仆固部之归唐

突厥帝国盛时,回纥诸部时附时叛。《新唐书》载:“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白霫在郁督军山者,东附始毕可汗。”^{[4]卷217,6134}始毕可汗于609—619年在位,易言之,始毕可汗在位年间仆固部是臣服于东突厥的。时健死后,子菩萨继位。菩萨足智多谋,善于以少胜多,回纥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贞观三年(629年),张公谨上奏《条突厥可取状》,建议太宗趁突厥国内叛乱之时发兵讨伐,其“别部同罗、仆固、回纥、延陀之属,皆自立君长,图为反噬,此众叛于下,可取二也”^①。回纥与薛延陀联合共击突厥,败之。十一月,唐太宗册薛延陀酋长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建薛延陀汗国,“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皆属焉。”^{[14]卷193,6062}同月,有“突厥俟斤九人及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率众来降”^{[13]卷94,2002}。据考,

降唐的这一支仆固并非仆固部主力,因为,被安置下来的只有122户、673人,寄居在朔方县境内^[15]。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东巡洛阳,夷男乘机入侵,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固、回纥、霫等兵二十万渡过漠南,屯白道川,攻阿史那思摩。阿史那思摩势孤,遣使洛阳告急。太宗命五路兵马北伐,薛延陀败北。十六年,夷男请婚,唐太宗先是允准,但不久又反悔,认为“昔汉匈奴疆,中国不抗,故饰子女嫁单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谨事我者,顾新立,倚我以服众。彼同罗、仆骨力足制延陀而不发,惧我也”^{[4]卷217,6137}。由太宗言语可以看出,当时同罗、仆固等部之归服薛延陀,本非出自诚心,只是由于唐朝势大,且支持薛延陀,因惧怕而不得已暂归之。一旦唐与薛延陀关系破裂,这些部落势必会群起反叛。唐太宗之反悔,当肇始于唐对薛延陀真实势力的进一步了解。十九年,夷男死,子多弥继位。唐乘其势虚,于次年六月遣李勣率军北上,联合回纥酋长吐迷度,率仆固,同罗等部袭击薛延陀多弥可汗牙帐,抵郁都军山,大败薛延陀,杀死多弥可汗及其全部宗族。原隶属薛延陀的铁勒九姓纷纷转而附唐,包括回纥、仆骨、多滥葛在内的铁勒十一部请求设置唐官^②。十二月,“回纥俟利发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吸、思结酋长乌碎”等同入中原朝贡^{[14]卷198,6242}。翌年正月,唐太宗在漠北设羁縻府州,置六府七州:

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

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14]卷198,6244—6245}。

府有都督,州有刺史,都由铁勒部酋长担任。四月,唐朝于漠北地区设燕然都护府统之,以李素立为燕然都护。唐在漠北置羁縻府州,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将政府建制推行于漠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仆固部正式臣服于唐朝。仆固部始祖歌滥拔延之名初现史册即在此时。

歌滥拔延以后之仆固部都督继立情况,史书多记载不详,如《旧唐书》谓:“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怀恩,世袭都督。”^{[16]卷121,3477}《新唐书》所载同之,自歌滥拔延至仆固怀恩仅历三代。然新近发现的《仆固氏墓志铭》却言墓主乙突“祖歌滥拔延,皇朝左武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父思

① 《全唐文》卷1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95页。此版本无标点,文中标点为笔者加。

② 铁勒十一部皆来言:“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麤骇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2页。

匐, 继袭金微州都督”。以该墓志为据, 结合文献的记载, 可以明确钩稽出仆固部的世系, 即歌滥拔延→思匐→乙突→佚名→设支→曳勒歌→勺磨→乙李啜拔→仆固怀恩, 共历九代。从志文看, 自歌滥拔延历思匐至乙突, 仆固部与唐朝一直关系良好, 尤其是乙突, 与唐关系极为密切, 《仆固氏墓志铭》记载:

公讳乙突……幼而骁勇, 便习驰射……俄以贺鲁背诞, 方事长羁, 爰命熊黑之军, 克剿犬羊之众。公乃先鸣制胜, 直践寇庭, 无劳拔帜之谋, 即取塞旗之效。策勋叙绩, 方宠懋官, 诏授右武卫郎将, 寻授护军, 封林中县开国子, 俄除左武卫大将军……及东征靺鞨, 西讨吐蕃, 并效忠勤, 亟摧凶丑, 哀录功绩, 前后居多。寻除右骁卫大将军, 依旧都督, 加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 食邑一千户。

结合史书的记载, 大致可以考订乙突奉唐事迹主要有三: 其一, 显庆二年(657年)曾参与唐军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的第三次战役, “直践寇庭”, 说明率军曾到达西突厥的根据地——双河、千泉; 其二, 乾封三年(668年)随唐军“东征靺鞨”; 其三, 咸亨元年(670年), 乙突又随唐将阿史那忠部征伐吐蕃, 兵至西域。志文所谓“西峙葱山”, 应即对这次西征吐蕃活动的颂扬^①。

在唐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降服漠北诸部之时, 西域龟兹王却借西突厥之势攻唐朝所立焉耆王, 焉耆遂归于西突厥汗国乙毗射匮可汗。唐遂发遣回纥等铁勒13部兵共10余万骑伐龟兹, 平之, 置四镇都督府, 乙毗射匮可汗败绩。是后, 东突厥残部乙注车鼻可汗势力渐张, 统有葛逻禄、结骨等部, 尽占薛延陀旧地, 成为唐在西北边地的隐患。乙注车鼻可汗表面上臣服于唐, 遣子贡献方物, 且请身入朝, 却迟迟没有动作, 实际上是在暗中积聚力量, 尤有进者, 他甚至杀死了唐庭所遣前去迎接他的二位使者, 引起太宗的震怒。贞观二十三年, 太宗派将军高侃发回纥、仆固等铁勒部兵西击乙注车鼻可汗, 次年俘获之。唐遂置其众于郁督军山, 建狼山都督府以统之。是役之后, 漠南地区来降的突厥、铁勒部落渐多, 其中薛延陀部被安置于灵、夏二州。而原隶薛延陀的仆固部落, 则设仆固州都督府以统之, 隶属灵州都督府^{[3]412}。由此看出, 贞观二十一

年铁勒诸部降唐时, 仆固部大部随歌滥拔延南下附唐, 另一部分依然留居原地。可见仆固部内部的分化也是很严重的, 故而在史书中可以见到互不统属的仆固分部。而那些分化出去的支系往往都是偶见于史册的, 再后便销声匿迹, 应当是融于当地之民族中了。

在唐朝开疆拓土过程中, 回纥兵长期充任其主力之一。我国北方、西北方多为草原和沙漠环境, 在这样的区域作战, 有强悍战斗力的骑兵具有明显的优势。唐朝重用蕃将之要因之一即在其部落组织和骑射技术上^[17], 他们“骁强”、“善骑射”。另一个原因在于蕃将拥有雄厚的社会基础, 具有较高的声望和较大影响力, 蕃酋在降附时往往能随带大量的蕃众蕃兵^[18]。包括仆固部在内的回纥兵长期为唐朝所倚重, 史不乏载。如贞观十九年唐击破薛延陀多弥可汗一役, 以及贞观二十二年削平龟兹之战, 唐所发铁勒兵13部, 其中即少不了仆固。贞观二十二年唐朝俘获突厥乙注车鼻可汗, 即是以回纥、仆固兵为主力的。从永徽二年到显庆二年(651—657年)出击西突厥的7万人中, 多数来自回纥, 其中自应包括仆固部。

三、仆固部对唐朝的叛附

显庆五年(660年), 回纥联盟中的思结、拔野古、仆固、同罗四部到漠南灵州以北放牧时与唐发生摩擦, 唐遣灵州都督郑仁泰击之, 斩其渠首, 四部败落, 逃回漠北。私臆之, 此一支仆固应为安置于灵州都督府的那一支, 并非仆固部主体。之所以如此推想, 原因有三: 一、郑仁泰追击这四部落, 所斩首领被称为渠首, 而非都督; 二、唐廷所遣追讨四部的郑仁泰时任灵州都督, 所辖府州出现变故, 自然应由他出面解决; 其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前揭新出《仆固氏墓志铭》言, 显庆五年时, 金微州都督为乙突, 此人于657年或稍前不久继都督位, 至仪凤三年(678年)亡故。

龙朔元年(661年)十月, 回纥酋长婆闰卒, 子比粟毒^②继其位。比粟毒一反吐迷度、婆闰父子亲唐政策, “杀敕使反叛”^[19], 率同罗、仆固南下犯边。自显庆五年, 四部落与唐发生争斗逃回漠北之后, 这次犯边应是以前旧有矛盾的延续, 而这支仆固应是显庆五年逃回漠北的那一部分。事实上这次

① 详细考证见杨富学:《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研究》,《文物》(待刊)。

② “比粟毒”, 西安出土《回纥琼墓志》作“卑粟”。见师小群、王建荣:《西安出土回纥琼、李忠义墓志》,《文博》1990年第1期, 第90页。

只是小规模的地抄掠,并无大斗,但唐派大将郑仁泰、薛仁贵直捣漠北,铁勒诸部虽合兵十余万进行抵抗,但很快就“下马请降”,说明北方诸部并无意与唐为死敌。但薛仁贵命人将降人活埋或劫掠,此举之残暴甚至为唐臣所诟病,御史大夫杨德裔即劾奏其“乃肆凶残,恣行杀戮”^[13]卷61,1258。回纥诸部北逃至色楞格河一带,然郑仁泰仍穷追不舍,“至仙萼河(色楞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纔八百人。”^[14]卷200,6328郑仁泰孤军深入,为敌所败,唐军损失惨重。其后唐改弦易张,采取怀柔政策,派契苾何力前往漠北安抚九姓部落,使之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其间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致使受到残酷镇压的同罗、仆固诸部心有不服,日后乘突厥复兴之势再度叛唐而复归于突厥。

突厥于682年重建了汗国,史称后突厥汗国(682—745年),包括回纥在内的大漠南北诸部重归突厥统治。在此之前,回纥酋长比粟毒卒(680年),其位由子独解支继立。后突厥汗国时期,回纥主体附属于突厥,仆固部之归于突厥也在此时。当时突厥对铁勒九姓推行分化、离间政策,加上这些部落与唐朝间矛盾的存在,回纥九姓遂分裂为亲唐与反唐两种势力,其中,回纥与唐虽有矛盾,但以亲唐为主流;而同罗、仆固等部,虽时而归唐,但以反唐为主流。

垂拱元年(685年),同罗、仆固部正式叛乱,攻安北都护府和回纥部,唐“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14]卷203,6435,又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发金山道西突厥3万余骑,自西边入,这两路大军进入漠北后,不仅杀死了同罗、仆固的首领,且对回纥其它部落也大开杀戒。之前的回纥因为自然灾害已经元气大伤,加上这次残忍的杀戮,兵燹所及,整个漠北草原满目疮痍,“人被涂炭,逆顺相半,莫知所安。”^[20]同罗、仆固等部败散后,唐“赦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甘肃山丹县境内)以纳降者”^[14]卷203,6435。说明唐廷对遭受败绩之厄的同罗、仆固等部在河西地区进行了安置,而其中不愿归降者可能会有一部分退回漠北,亦为情理中事。鉴于当时突厥复兴之势,唐将安北都护府由漠北南移,置于居延海南的同城。

唐朝势力南移后,突厥趁势进入漠南。垂拱三年(687年),唐军败突厥于漠南,突厥退至阴山以

北,随后倾全力进攻铁勒九姓。九姓诸部进行了顽强抵抗,但不敌突厥,战败后一部分退至土拉河,一部分在回纥首领独解支的率领下南下归唐,徙至唐辖下的河西走廊一带。“武后时,突厥默啜方疆,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4]卷217,6114另外还有一支,在伏帝匍即位第二年,即696年“助唐攻杀默啜,于是别部移健颉利发与同罗、霫等皆来,诏置其部于大武军北”^[4]卷217,6114。而退至土拉河的那一部分最终被突厥所征服。

突厥默啜可汗在位期间(691—716年)数次对外发动战争,不仅强征铁勒部人民做兵士,同时还要课以沉重的赋税,引起铁勒诸部的怨恨,伺机反抗。史料载默啜“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4]卷215,6048。开元三年(715年),突厥默啜可汗与九姓铁勒大战于碛北,九姓败,其中的回纥酋长多降附唐朝,被置于河曲之内;留居原地的拔野古、仆固、同罗等几个部落则继续反抗。716年四月,唐军北伐,与漠北诸部合力攻杀默啜。717年,毗伽可汗对漠北回纥发动了报复性的攻击,回纥势孤,南下附唐,被安置在东起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至甘州(今甘肃张掖)的长城沿线^[21]。开元六年(718年)二月戊子玄宗所颁布《移蔚州横野军于代郡制》:

其蔚州横野军,宜移于山北古代郡,大同城南仍置汉兵三万人,以为九姓之援……颉质略出马骑三千人,充横野军讨击大使,同罗都督毗伽未啜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前军讨击大使,都督比言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后军讨击大使,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出马骑一千人,充大武军左军讨击大使,仆固都督曳勒哥出马骑八百人,充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①

上述资料表明,拔野古、仆固、回纥、同罗、浑五部被唐编入横野军,置蔚州。此次迁军至山北,除了安置降附的回纥以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攻打突厥做准备。五日之后,唐玄宗又颁《征突厥制》,命仆固、同罗都督等“种分业异,效节输忠。梟彼凶魁,扫除遗孽”^②。

此次拟议中的征伐未及实施便无疾而终,此后唐朝将未北归的足夹跌部和原置于横野军一带的仆固部迁于朔方(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居于受

① 《全唐文》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又见《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五》,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1561页。文字略有不同。

② 《全唐文》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5页。又见《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1583页。

降城附近^{[3]536}。

时突厥趺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 且谋引突厥共为表里, 陷军城而叛。因入奏, 密请诛之。(开元)八年秋(720年), 诱趺跌等党与八百余人于中受降城诛之, 由是乃授兵部尚书, 复充朔方军大总管^{[16]卷93, 2988}。

仆固部被置唐边, 但并未安心归唐, 而是与突厥暗中勾结, 意在里应外合击溃唐朝。在计划失败后, 仆固部复归漠北, 重新依附于突厥汗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 后突厥汗国内乱, 唐趁机发兵攻之, 回纥遂得摆脱突厥的统治, 以色楞格河为中心向东、南两个方向扩张。天宝二年(743年), 回纥俘突厥乌苏可汗, 突厥亡, 回纥称雄漠北, 并于翌年建立雄强一时的漠北回纥汗国。自此, 除有一部分仆固部仍留下附唐外, 大部分都归于回纥汗国。

滞留唐境的仆固人, 后来对唐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仆固怀恩家族。

史书对仆固怀恩的记载多是从平定安史之乱开始的, 职是之故, 安史之乱之前怀恩的情况鲜为人知。据载, 怀恩先为王忠嗣和安思顺部下, 以其英勇善战, 而且对漠北诸族非常熟悉, 故而特受唐廷的器重。大凡重要战役, 一般都少不了他的参与, 其功厥伟。故在收复两京后, 被诏封为开府仪同三司、鸿胪卿, 封丰国公, 赐封两百户。乾元二年(759年)破安太清后, “拜朔方行营节度使, 进封大宁郡王”^{[4]卷224, 6366}。击败史朝义后, 仆固怀恩“以功迁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 加封户四百”^{[4]卷224, 6368}。

对安史之乱的平定, 回纥起到了关键作用, 史书多有记载。而回纥之出兵平叛, 又与仆固怀恩之外交作用息息相关。唐朝多次求助于回纥都是由怀恩从中斡旋, 更有甚者, 为了向回纥借兵, 仆固怀恩的两个女儿都远嫁回纥可汗。《资治通鉴》卷223载广德元年八月, 仆固怀恩上书代宗, 言: “臣有二女, 远嫁外夷, 为国和亲, 荡平敌寇。”基本上反映了这一事实。此“二女”, 其一为光亲可敦, 其二不详, 很可能是以“媵”的身份陪伴光亲可敦出嫁的。在仆固怀恩于永泰元年(765年)死后, 又有一女被封为崇徽公主再嫁回纥^[22]。

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瑒号为“猛将”,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 屡立战功。怀恩一家, 为唐死者有四十六人之多, 还不包括出嫁的女儿。故史官赞曰: “怀恩与贼百战, 阖宗死事至四十六人, 遂汎

扫燕、赵无余埃, 功高威重”^{[4]卷224, 6381}。广德元年(763年)朝庭画三十二功臣图像于凌烟阁, 仆固怀恩与仆固瑒均在其中。蕃将画像能入凌烟阁本就是殊荣, 而父子二人同时入阁之事更是罕见。由是以观, 仆固家族对唐之作用及仆固家族在唐廷中的地位可谓非同一般。

仆固怀恩与回纥关系密切, 使唐得以借兵成功, 并最终平定安史叛乱, 功在史册。而这一关系, 后来却成为怀恩之累。回纥助唐平叛时经常发生抢掠事件, 如至德二载(757年)十月, “回纥大掠东都三日。”^{[4]卷217, 6116} 宝应元年(762年), 回纥再入东京“肆行杀略, 死者万计, 火累旬不灭”^{[14]卷222, 7135}。明年闰正月, “回纥十五人犯长安含光门, 突入鸿胪寺。”^{[14]卷222, 7140} 这些行为被一些唐臣归罪于仆固怀恩的“恃功骄蹇”, 如赵城尉马燧即云: “仆固怀恩恃功骄蹇, 其子瑒好勇而轻, 今内树四帅, 外交回纥, 必有窥河东、泽潞之志, 宜深备之。”^{[14]卷222, 7142} 朝臣对怀恩的猜忌之心于此可窥其一斑。

对于安史之乱的平定, 怀恩之功堪与郭子仪、李光弼、李怀光比肩, 但在唐朝一些汉将目中, 却仍以夷狄视之, 如怀恩受命迎送回纥, 经太原, 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即闭城严管。《新唐书》载:

回纥恃旧勋, 每入朝, 所在暴钞。至太原, 云京以戎狄待之, 虜畏不敢惕息^{[4]卷147, 4754}。

辛云京之态度固然与恐回纥抢掠有关, 但怀恩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之低下, 也是昭然若揭的。

仆固怀恩等因功势盛, 而新继位的代宗与德宗又“忌宿将难制”^{[4]卷137, 4603}, 于是派宦官监军, 以控制军队, 势必会引起诸大将的不满, 大历七年(766年), 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杀监军, 言: “仆固怀恩不反, 正由汝辈激之。我亦不反, 今日为汝反矣!”^{[14]卷224, 7192-7193} 可见与监军的矛盾, 也是仆固怀恩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23]。

总之, 怀恩的夷狄身份, 加上与回纥的特殊关系, 功勋过大, 难以控制, 故而唐廷上下对其怀戒惧之心者不在少数, 对其猜忌、排挤、制约也就成势之必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促使怀恩生变, 于广德元年(763年)起兵反唐。第二年, 怀恩诱吐蕃十万大军入塞攻泾州、邠州, 后侵入奉天, 被郭子仪败退。永泰元年(765年), 怀恩再次集合各蕃部大军二十万南下入侵, 意在夺取长安。唐朝野震动, 代宗被迫御驾亲征。九月, 怀恩于进军途中暴卒, 蕃军溃散, 唐朝才侥幸躲过了安史乱后的又一场浩劫。

由此以观,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的仆固部,骁勇善战,但桀骜不驯,与唐关系错综复杂,时归时叛。归唐时,充唐军前驱,为唐稳定边陲,开疆拓土,平定叛乱;叛唐时与突厥等部相交结,祸乱漠北,给唐朝带来的危害与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易言之,仆固部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唐朝势力在漠北的消长。认真梳理仆固部与唐朝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仆固部之兴衰、唐代漠北之局势、唐代羁縻政策之成败得失等都有着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M].耿昇,穆根来,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2.
- [2]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薛宗正.突厥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4]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何秋涛.朔方备乘·周齐隋唐北徼诸国传叙:卷32[M]//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94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45.
- [6]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01-402.
- [7]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2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273.
- [8]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663.
- [9] 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126.
- [10]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M].上海: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74-75.
- [11] 包文胜.铁勒历史研究——以唐代漠北十五部为主[D].内蒙古大学专门史博士学位论文,2008:119.
- [12] 杜佑.通典:卷199[M].北京:中华书局,2003:5466-5467.
- [13]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4]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5] 薛宗正.仆固部的兴起及其与突厥、回鹘的关系[J].西域研究,2000(3):10.
- [16]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7]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75.
- [18] 马驰.唐代蕃将[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28.
- [19] 王钦若,杨亿.册府元龟·外臣部·征讨五:卷986[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578.
- [20] 陈子昂.陈子昂集·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卷4[M].上海:中华书局,1960:88.
- [21] 杨圣敏.回纥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82-83.
- [22] 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31.
- [23]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290.

[责任编辑:孟楠]

The Bukul Tribe and the Tang Dynasty

ZHAO Jin¹, YANG Fu-xue²

(1.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730030; 2. Dun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he Bukul tribe, one of the nine Tiele tribe in the Tang Dynasty, liveed mainly to the north-western area of today's Ulan Bator, Mongolia. Being a nomadic tribe, it had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ng Dynasty, submitted to the Dynasty and rebeled against the Dynasty frequently. A rebellion had a direct impact of the Tang Dynasty on the northern plateau. This paper considers it very significant to def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ukul tribe and the Tang Dynast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ribe, the situations in the northern plateau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the Dynasty's policies in governing frontier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The Bukul tribe, The Uighur, The Tang Dynasty, Relationship